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三十九回 詐投遞入寨探情形

卻說海瑞拜受恩命，即日齎捧著御賜敕璽，離了歷城，一路望著山東大路而行。出了本境，就由粵東肇慶水路進發。所過地方官供應船隻夫馬，自不必說。海瑞每到一處，先發告示一道，以杜滋擾。其示云：欽差兵部郎中行人大使海，為嚴禁滋索，以肅功令事：照得本府膺欽命，持節南交，並齎捧恩綸，寵賜番徼。所過地方州縣，不免供應。但本府自出境以來，除扛抬龍亭之外，只用一僕，日用兩餐，所費無幾，不必珍膳，即園蔬苦菜，亦堪下飯。你等州縣，不必特為設置。如有匪類乘供借稱本府親隨，詐索船隻夫馬折價以及飯食等弊，許你等立即捉拿，解赴行轅，本府以憑嚴究，決不徇縱。你等一體遵照毋違。特示。所過州縣，秋毫無犯。海瑞在路次，亦不與州縣官員交接。

到了粵東，就由肇慶水路進發，過了多少險灘惡峽，來至南寧。

該府尹即時督率屬員，出郭迎接。海瑞此時因有王命在身，大小官員都來朝請聖安。

當下海瑞進了館驛，將聖旨敕璽放下，隨赴有司衙門詢問軍情。太守道：「前月番王朱臣，命將瑚元領兵到此，在屬不過數百護城兵弁，自難迎敵。故此飛稟指揮使，指望發兵來援。

誰知指揮心怯賊眾，不敢擅動，只令附近營哨之兵卒，同鄉民守護土城而已。今被困一月有餘，而賊仍未少退。城中絕了樵薪，四民嗟怨。觀此情形，亡在旦夕。幸得大人遠來，必有以賜教。」海瑞道：「番兵乃烏合之眾，乘興而來，若是日久，不許與戰，彼必糧盡而逸，此時乘勢擊之，必獲全勝。彼若敗北，我遂以恩旨撫之，則彼無不乘機感激矣。」郡守應諾。海瑞乃在南寧住下。

那指揮使聞得天使已到，即趕到南寧來與海瑞相見，便問皇上之意若何？海瑞道：「聖上以蠻夷地遠難征，故今特命僕齎捧御賜敕璽前來安慰。但不知大人之意若何？」指揮道：「番兵雖已逼近關隘，計有月餘。然我軍不出，南關堅固，彼亦不敢正視，如此相持而已。」海瑞道：「然則並不曾交鋒耶？」

指揮道：「並不曾出戰，彼亦按兵紮寨而已。」海瑞道：「彼遠涉內地，糧草不斷，必當自退，虛而乘之，此勝算也。以愚意付之，今軍中乏絕樵薪，此是第一樁緊要的事。今可馳檄鄰郡，飭令每郡供應柴薪十萬擔，即日取齊。若百姓得薪，則不致惶恐，可無內顧之憂。然後相時而動，乘彼遁逸之際，一鼓而下，則獲全勝矣。」指揮使道：「大人高見不差，但是天子有命，今故延擱，倘將來朝廷知之，豈不致乾未便耶？」海瑞道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蓋以機不可失，而事不固執者也。今若以敕璽前往，必致自討沒趣。夫彼主朱臣，積懷不軌，非止一日矣。今賢買而來，其鋒正不可當。若以弱示之，彼必自驕其志，不以為備。糧盡，勢難久駐，當謀歸計。彼軍卒一退，我卻乘虛以襲其後，必獲大勝，隨以威命收撫之，彼必投降無疑矣。此乃兩得之方：一則可以保養士卒，二則恩威並濟。人有良心，豈不自付？此將軍立功之時也，惟詳察之。」指揮使謝道：「大人所見極是，依計行之可也。」海瑞乃與指揮同駐南寧之內。指揮使即檄飭各營將佐，各以精兵赴南關聽調。

再說番將瑚元，已率兵五萬直抵南關。一聲炮響，把南關圍了，只望明兵出迎。誰知一連十餘日，並不見動靜。瑚元心疑，速令細作探聽。回報明兵俱紮於關內，並無出戰之意，惟日築堞塞缺，並督率民壯在內相守，防範十分嚴密。瑚元聽了，心中憂悶：「彼特堅固，深溝高壘，不與我戰，是將欲老我師也。我遠涉而來，利在速戰，若與久持，是必糧草不繼。似此如之奈何？」輾轉憂思，終夜不寐。

次日升帳，召集諸將議曰：「我等奉命而來，本欲與主上出力，奪取大明關隘。今到此將及一月，並不得利。我料明兵之意所以堅壁不出者，欲老我師也。若與彼相持日久，我軍必疲，且恐糧草不繼，如之奈何？」諸將皆曰：「我等自領兵以來，卻不曾與彼交過兵刃。今日事勢，元帥何不發書請戰，彼豈能忍辱耶？彼若肯出，我等竭一朝之勇氣，或可成一世之功，亦未可定。不知元帥尊意若何？」瑚元聽了諸將之言，自付若不請戰，何以回報主上？乃即時令中軍幕官，立作戰書，令人到門下投遞。

那守關的軍士接著，即呈與指揮使。指揮使便拆開來看，卻是本朝字體，並非番字。原來南交國俱讀《四書》，惟奉解繹而不敬奉孔子，故此能作國家字體。當時指揮使細看其書云：南交國統兵大元帥瑚元謹頓首拜書於大明元戎麾下：竊元奉國王之命，領兵五萬，欲將軍會獵於關外，以決雌雄。茲駐紮月餘，而未曾一睹大閩軍容。豈以元軍過弱，不足以交鋒刀耶？抑將軍實有馬頭不敢向西之意？如書到日，可即示知。如果畏威懼劍，則請即日來降，早獻關隘，我主待下有禮。若將軍來歸，必蒙恩擢，定以元戎加之，此千古一時之功也。惟大元戎察之。專待來命不贅。上致大元戎老將軍麾下，瑚元拜訂。

指揮看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擲書於地說道：「瑚元何人，敢將此不遜之詞前來欺侮！」便問投書人何在。左右答道：「今早番將著人前來致書，守關軍兵不敢放入，用麻繩縋木桶於關下，以接其書。那投書人早已回去了。」指揮即持書來見海瑞，備言其故。

海瑞接來細看，說道：「大人知其意否？」指揮道：「此番人見我軍日久不出，故以此不遜之詞，前來激怒，蓋欲激我軍出戰，彼則奮力以劫我關隘也。」海瑞拍掌笑道：「大人之言，明如指掌矣。今賊即欲劫我，大人卻有何妙策以御之？」指揮道：「大人胸中具數萬甲兵，必有良謀，幸祈賜教。若僕則空空如夢矣，切勿吝語。」海瑞謝道：「豈敢，但是為今之計，大人可即批回。待瑞扮作小軍模樣，到彼寨中探聽虛實，並探熟彼之出入路徑。若知道便捷之徑，則容易進兵了。」指揮道：「番將不近人情，大人若到彼處，恐彼不情，將大人陷害。如之奈何？」海瑞道：「不妨。我命係於天，死生自有定數，何必患之？大人可即修書來，待瑞即去可也。」

指揮乃立即修下回書，用了印信，遞與海瑞觀看。只見上寫著：大明粵西指揮使謹頓首復書於大元帥瑚元殿下：茲接來書，已悉一切。但本朝素以仁慈治政，所以我太祖洪武皇帝平定八荒，四海來歸，何止八十餘國。你南交一隅之地，先亦伏關來順。我太祖皇帝惠及天下，無不一視同仁。

故以特予敕璽，封你主為南交國王。歷昔至今，皆區區伏德，不敢稍萌異志。迨後該國王某以酒失德，國人怨之。

你主以商販流民，詐譎成性，幸得起家，並圖大位，年來亦自矜屈，惟恐我天朝興起問罪之師。而我世祖皇帝，復特加格外之恩，故免討逆之眾。今你主不知報德悔罪，反敢逞此小丑，意欲跳樑，獨不思天朝一十三省，雄兵猛將，何止百萬！你乃一隅小國，輒敢與大國抗衡，此真所謂猶欲以卵敵石，安得不破者也！南關金湯之固，諒你輩亦奚能為耶？書信到日，可即棄甲拋戈，早為悔罪，猶可予以自新。倘若執迷不悟，恐大兵一出，你等無遺類矣。統限一月之內，盡行退回本國，上表請罪。如敢違抗，即當帥眾來剿。書不盡矣，你意知悉。

海瑞看了贊道：「大人筆下如刀劍之利。彼等一見，自當碎膽矣。瑞當即行。」指揮道：「大人須要加意提防，幸勿輕入虎口。」海瑞應允，即便取小軍衣服換了，帶著戰書，獨自一人而往。

只見關門已被大石頂住，瑞乃用繩繫腰，由城上縋下。既落在關外，即將繩索解脫，望著番營而來。早被伏路番將拿住。

海瑞道：「我是大明元帥帳下的小卒，奉了本營主帥之命，特來下書與你家元帥的，煩一引進。」

那個小番把海瑞看了一看，暗自笑道：「這般軟弱的軍士，怎能抵敵得我們過？所以閉門不出，卻原來就為此也。」乃作笑容道：「你家元帥戰又不戰，只管把守著做什麼？這又不是來與你們考文的，怎麼書來書往做什麼？」海瑞道：「你且休問，相煩通傳一聲就是。」

小軍遂將海瑞領著帶到轅門，時正交二鼓。小卒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你且在此候著，待等三鼓報了，我自然與你通傳就是。」

海瑞只得應允，乃取了一錠銀子，送與小卒道：「這關外的地方，虧了我們是個本地的兵丁，卻不曾得見過關外的光景。如今天氣尚早，相煩老兄跟我走遭，看看關外地方的景色，也是好的。」小軍既得私饋，也不暇備細查問。正是：錢可通神，財能役鬼。

未知海瑞觀看景色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